

黃克強先生的詩·詞·曲

秦 孝 儀

本期出版適值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前夕，本誌特選載名作家秦孝儀先生力作「黃克強先生的詩、詞、曲」（原載文藝復興）以饗讀者，黃克強（興）先生係三二九廣州之役總指揮，文武全才，其詩、詞、曲獨步一時，頗多膾炙人口之作。秦孝儀先生對於黃氏作品有獨到的見解與體會，以秦先生評黃氏詩詞曲堪稱雙絕，因此這是一篇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文章。

編 者

克強先生為「能爭漢上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的開國元勳，而亦為教人虛衷接物「慢慢細細」的鄉先正。先生雄健不可一世，原不以詩詞鳴。雖詩詞散落，今所存者，不過零繖尺幅，要仍可於此中見其蒼涼不讓陸渭南，雄健不讓辛稼軒。謹因述先生之詩、詞、曲，或亦可於此微覘先生之德與業也。

獨立雄無敵，長空萬里風；
可憐此豪傑，豈肯囚樊籠？
一去渡滄海，高翔摩碧穹；
秋深霜氣肅，木落萬山空。

這首「詠鷹」的五言律詩，據說是克強先生二十歲考中秀才以前作的。他體貌魁偉，沉默寡言，富於膽智，少年時從瀏陽李永球習鳥家拳術，隻手能舉百鈞，故素為鄉里小兒所忌憚。這四十字可以說正是先生的自況詩。所謂「獨立雄無敵」，亦就是胡展堂先生後來論定的「先生雄健不可一世」的憑藉。「一去渡滄海」則為先生東

渡從事革命的權輿，一種少年意氣，早已躍然紙上。而後來先生組「華興會」倡「丈夫團」（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為「丈夫團」團員的品格，號召陸軍學生不暴露革命的眞面目，而從事實際的革命。）雖謂皆從此四十字出，亦不為過。

一第豈能酬我志，此行聊慰白頭親。

這是先生二十歲「別母應試感懷詩」的斷句，惜原詩已不見全貌。先生母氏羅太夫人，於先生九歲時逝世，此別母詩，乃繼母易太夫人耳。據說先生十八歲時曾和其姻親胡雨田、同里劉石

介一道赴縣考，三人湊巧都分在一個字號裏。先生先寫完了一篇草稿，看了又看，不很滿意，想另寫一篇，於是這篇文稿遂被劉石介要去磨正，作為劉的考卷。先生寫好第二篇草稿，還是不滿意，結果就又成了胡雨田的考卷。最後先生聚精會神，寫好第三篇，原覺躊躇滿志，但是榜發，胡、劉都中了，先生却反而名落孫山之外。後來

先生把三篇底稿給他父親看，他父親還是以為前三篇勝過前兩篇。及二十歲應試，得入縣學為諸生，仍不過「此行聊慰白頭親」而已。

先生二十五歲，從嶽鹿書院，被保送到武昌的兩湖書院，深為院長梁鼎芬所器重，謂其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然先生固鬱鬱，曾作過筆和墨銘見志：

朝作書，暮作書，雕蟲篆刻胡為乎？
投筆方為大丈夫？

墨磨日短，人磨日老，寸陰是競，尺璧非寶。
(墨銘)

辛丑冬，先生二十七歲，被派赴日本考察學務，研究中外大勢，遂決志革命，設「留學師範」於東京弘文書院，以造就革命人才；辦「湖南游學譯編」以宣揚革命宗旨，並每日晨起，赴神樂坂武術會習槍擊騎術，以鍛鍊革命身心，「可憐此豪傑，豈肯囚樊籠？」其此之謂歟？

結義憑杯酒，驅胡等割雞。

民前八年甲辰春，先生會馬福益於湘潭山中，歸途得句云云。馬福益乃湖南會黨首領；先是先生創華興會，以為與會黨接洽不便，乃與劉揆一等別創同仇會，專事聯絡會黨。先生此時與馬福益會面，原擬定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七生辰舉事，分由醴陵、衡州……五路進取，羣推先生為主帥，劉揆一與馬福益為總指揮。此會為避免清吏耳目，先生與揆一、福益皆斗笠、短衣、釘鞋，乘雪夜行三十里。入山，三人席地促坐，各傾肝膽，共謀光復。先生認為會黨兄弟，大半承太平天國餘緒，因勸言「我們當革命黨，一要服從首領，二要弟兄同生死，共患難，有福不享，有禍同當，不能有絲毫私意、私見、私利、私圖。我取名『軫』字，就是前車既覆，來軫方輟的意思，也就是我們革命黨弟兄不要再蹈太平天國



三月二十九日廣州之役總指揮，民國元年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閩國元勳黃克強先生。

覆轍的要件。」時天寒雨雪，因就雪地掘坑，埋雞其中，上以柴火煨之，相與啖雞痛飲，揆一謂「香味逾於常烹」，此即所謂「叫化子雞」，亦即今日所謂「富貴雞」也，故先生歸途得「杯酒割雞」之句，亦足見爾時豪情勝槩。後馬福益於乙巳三月為端方所慘戮，就獲時尚手刃六人云。

英雄無命哭劉郎，慘澹中原使骨香。我未吞胡恢漢室，君先懸首看吳荒。

啾啾赤子天何意？獵獵黃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國士，萬方多難立蒼茫。

這是「輓劉道一」的詩。國父也有一首輓道一詩：「半壁東南三楚雄，劉郎死去霸圖空；尚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槊江流一奠公。」道一，揆一之弟，衡山人，是先生所創華興會率先加入的第一人。乙巳七月同盟會在東京開籌備大會，先生與道一同時加盟，先生之獲交於馬福益，亦以道一為先容。馬福益被殺，而萍、瀏、醴之役既敗，清吏誤道一為揆一而捕之，反覆嚴鞫，道一知必死無疑，不如冒兄名，脫兄之捕，又緩同黨之獄，遂自承揆一，供詞滿紙，皆言清廷之暴虐，中國之危亡，政治改革之要略。清吏逼令

供黨人姓名，雖備諸刑毒皆不答。清吏無如何，以道一佩「劍非」二字——謂「非其種者，劍而去之」——論死，慘殺於瀏

陽門外。先生聞道一凶耗，與揆一相抱慟哭，曰：「吾每計議革命，唯道一獨周詳，且精英日語，辯才無礙，為他日絕好外交人才，奈何即死於此！」留學生為革命被殺者自道一始，萬方多難，才傑之士先隕，故不獨先生哭之慟，國父亦哭之慟也。

淒絕葵堂碧血鮮，妖雲瀾漫嶺南天。圖窮七見荊卿苦，脫劍今逢季札賢。他日征秦終有救，十年興越豈徒然？會須劫取紅羊日，百萬雄師直抵燕。

此題為「贈友」。「葵堂」他處亦有作「燕塘」、「燕堂」者。「燕堂」乃庚戌倪映典運動新軍起義處。事敗，映典中彈墮馬被殺，同志陣亡者百餘眾。故克強先生為之淒絕！「圖窮七見荊卿苦」、「百萬雄師直抵燕」，蓋亦兼及汪精衛在北京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不成，自獄中出八字與胡展堂曰「我今為新，君當為釜」而發，革命黨人，至此已再四失敗，先生之心境何止淒絕而已？

轉眼黃花看發處，為囑西風，暫把香籠住；待釀滿枝清艷露，和香吹上無情墓。

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紛飛，氣直吞狂虜；事敗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長無語。

此「蝶戀花」乃為用黃花岡烈士之作。辛亥廣州之役，原為萃吾黨全力於此一舉，先生為黨軍主者，臨事，致書南洋同志，謂「本日馳赴陣

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先生至東轅門遇李準衛隊激戰，彈中先生右手，斷其食指第一第二兩節，先生仍用第三節扳機殺賊。先生以事敗垂成，悲憤不已，遂欲躬自狙擊，於是主張暗殺。

畫舸天風吹客去，一段新秋，不誦新愁句。聞道高樓人獨住，感懷定有登臨賦。

昨夜晚涼添幾許，夢枕驚回，猶自思君語。不道珠江行役苦，祇憂博浪銀難鑄。

這首「蝶戀花」題為「贈俠少年」，又題為「贈東方暗殺團」，乃託幼年女團員卓國興手達其夫人徐宗漢。暗殺團原是先生於廣州敗後，再感於趙聲之狂呼長逝，與楊篤生之蹈海自殺，「感情所觸，幾欲自裁」，乃擬以一己之力，狙擊李準，「以壯黨氣，酬死友」，國父聞訊，力止之，謂「黃君一身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功之關鍵，彼之職務，蓋可為更大之事業，則此個人主義，非彼所宜為。」（見國父致吳稚暉書）於是先生「遵諭先組四隊，按次進行」，此「東方暗殺團」之所以由來。或言「聞道高樓人獨住」一「夢枕驚回，猶自思君語」意指宗漢。蓋先生廣州事敗後，由宗漢護送至港，就醫雅麗士醫院，因割指故，宗漢以夫婦名義簽字，黃徐姻緣，由是而結。此詞當是宗漢主持暗殺團時兩地思慕之作。先生嘗為人作書曰：「大丈夫不為情死，不為病死，當為國殺賊而死」。時林冠慈、陳敬

嶽在廣州雙門底炸傷李準，李沛基在廣州倉前炸斃鳳山，皆暗殺團博浪銀之力也。

博雖不過粵途窮，露布飛傳蜀道通。吳楚英豪戈指日，江湖俠氣劍如虹。能爭漢土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塊我年來頻敗北，馬前趨拜敢稱雄？

題為「聞武昌起義和譚人鳳詩」，惜譚人鳳原唱已失。先是廣州之役，譚人鳳亦由香港至，見先生束裝待發，告以香港同志以期日急迫不及悉數進省，請緩一日，先生頓足曰：「請毋亂我軍心！」人鳳於是亦整裝加入，向先生索槍，因婉謂人鳳：「先生年老，後事尚須人辦，此是決死隊，願毋往。」人鳳怒曰：「君等敢死，鳳獨怕死耶？」先生不得已，以兩槍相授，人鳳誤觸槍着火，先生因擊槍回，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人鳳無奈還之。及武昌起義，衆推人鳳為都督，黎元洪授旗授劍，慷慨誓師，原唱蓋此時所作。時革命軍防先生之至，甚於饑渴。先生於十三日入武昌督師，作城亡與亡之奮戰者匝月，事急，衆擁先生退出漢陽，中流，先生慟甚，縱身投水，賴左右抱持得免。幸而湖南、安慶、蘇州、鎮江、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南京，以武昌相持久，得以先後相繼光復。此所以「能爭漢土為先着，此復神州第一功。」亘古以來，大漢天聲，二語已盡賅之矣。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風歌好不如歸，驚人事業隨流水，愛我園林想落暉；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

蒼茫獨立無端感，時有清風振我衣。

此先生三十九歲初度感懷，在楚同艦中之作。先生亡命，始變姓名為黃興（先生原名軫，字慶午，亦作廬午、董塢、董午、近年。以甲辰秋長沙事洩，變服走上海，與同志約，至滬平安，電一「興」字即可，後遂改名為「興」。先是捕者在門，遇先生轎出，問「你是黃軫嗎？」先生答「我是來會黃軫的，他家裏人說他到明德學堂去了，我要到那裏去找他」，於是捕者隨先生至明德，先生入，遂得脫。）再變姓名為李壽芝（甲申，上海謀刺廣州巡撫王之春事發，先生被捕，自承為李壽芝，任漢文教習，謂來滬探辦儀器圖書者，因而得免），又再變姓名為張守正（乙巳，先生自日潛回國內，變姓名為張守正，至欽廉巡防營統領郭人漳軍中，說其舉義反正），黨禍株連，雖兒女亦不得不易名走匿，至是國土光復，先生辭南京留守，乃得乘「楚同」艦還鄉，在兵艦上度過了其三十九歲生日，此時湘督譚延闓為盛大歡迎，並教兒童竹馬歌曰：「涼秋時節黃花黃，大好英雄返故鄉，一手締造共和國，洞庭衡嶽生榮光。」而葉德輝輩則借「坡子街」改為「黃興街」，「小西門」改為「黃興門」，大逞口舌之快，謂長沙有「雞公坡」、「鴨婆橋」，未聞有人名名街者。顧先生不以竹馬歌為榮，亦不以雞公坡為忤，所謂「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只愛我園林猿鶴，清風振衣而已。長沙嶽麓山，為南嶽七十二峯之殿，山有愛晚亭，實有取於「停車坐愛楓林晚」遺意。園林鶴猿，此之謂耳。後先生卒葬於嶽麓，北山

遺文，不忍卒讀。

偶隨芳草踏斜暉，石徑雲深翠滴衣。

兩袖天風明月上，杖頭挑得樹陰歸。

題為「直卿仁兄正」，不記年月，直卿亦不

辨果為誰何？「偶隨芳草踏斜暉」，或亦偶然命

筆，既不必為黨人，亦不必為名士，然詩得盛唐

之遺，又有豐沛故人意，疑是先生歸長沙時作。

萬家簫鼓又宜春，婦孺歡騰楚水濱，

伏臘敢忘周正朔，與尸猶念漢軍人；

飄零江海千波謫，檢點湖山一磊新，

試取羣言閱興廢，相期牖覺副天民。

右為先生為民國日報創刊所題之七律，時民

國二年元旦也。或言此先生應福建民報之請之賀

詩，以「婦孺歡騰楚水濱」及「檢點湖山一磊新

」二語按之，殊不類。後三月，先生為上海國民

日報撰出世詞云：「天禍中國，喪亂孔多……雨

晦風蕭，長夜不旦，吾人以不忍之心，發而為果

決之氣，集合同志，以椎擊祖龍之手段，為傳播

文明之利器，辛苦艱難，屢仆屢起：必使中華民

國達於完全鞏固之域：思國內之人民，有一夫不

被共和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則「伏臘敢

忘周正朔」「相期牖覺副天民」之意，正易地皆

然。

慷慨一擊烈士死，莊嚴億載民國生。

今之子遺者斷指拔眼尚健在，願無使

國士一怒兮而為此不情。

此題為「為四烈士碑文題詞」。尚有跋語曰

：「憲民同志將歸蜀，出手書四烈士碑文索題。

嗚呼！烈士死矣，國基不固，吾輩何歸？知其心

更苦也。民國二年三月，黃興。」烈士蓋當時憤

袁世凱遷延和議，狙擊袁於北京丁字街之楊禹昌

、黃之萌、張先培也；而狙擊良弼之「以一時殺

一賊而成數千年未有之大功以死」之彭家珍亦與

焉。所謂「斷指」「健在」，實先生自況之詞。

「國基不固，吾輩何歸」，痛衷之竊國深矣。

東南半壁鎖吳中，頓失咽喉罪在躬。

不道兵糧資敵國，直將斧鑕假奸雄。

黨人此後無完卵，民賊從茲益恣凶，

正義未伸輸一死，江流右轉憾無窮。

誅奸未竟恥為俘，捲土重來共守孤，

豈意天心非戰罪，奈何兵敗見城屠，

妖氛煽焰憐焦土，小醜跳梁擁獨夫。

自古金陵多浩劫，雨花台上好頭顱。

此題原本為「吳淞退赴金陵口號」，疑誤。

按宋教仁被刺，先生居滬上，旋即入南京主持討

袁，就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時陳其美在滬，柏

文蔚在皖，皆銜命起兵，詎江蘇都督程德全首鼠

兩端，謂南京獨立非其本意，而討袁諸將復半為

袁賊所收買，遂頹勢不可挽回，南京頓成孤島。

先生不得已，離京赴滬，皖、閩、湘、粵各省討

袁軍，亦相繼挫敗，是先生最初實自吳淞至金陵

，而並非「退赴」，及後自金陵乘船至吳淞，雖

可謂「退赴」，而非自吳淞赴金陵。此題疑係傳

鈔之誤。要之此為先生討袁失敗憤憤之作。時夫

人徐宗漢尚欲來南京省視，先生致書云：「吾責

至大至危至暫，汝責至細至久至難：戰局方酣，

安能逆料，但恨為國民真正之幸福，而目前之痛

苦已不可除，安得國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極痛苦

中來也。」詩中至苦極痛之意，可於「黨人此後

無完卵，民賊從茲益恣凶」「誅奸未竟恥為俘，

捲土重來共守孤」見之。

獨立蒼茫自詠詩，江湖俠氣有誰知？

千金結客潭閒事，一笑逢君在此時。

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氣是男兒。

關山滿目斜陽暮，匹馬西風何所之。

題為贈「白浪滔天」。滔天姓宮崎，本名寅

藏，或曰虎藏，亦別署「白浪庵滔天」，日本熊

本人。受犬養毅知，始受事調查中國革命情形，

轉而援手中國之革命。並參加同盟會，躬與惠州

之役，著有「三十三年之夢」。其「落花之歌」

即有「建設能予乞丐以布衣，車夫馬夫有車坐，

窮苦農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之志。然終

不免悼嘆「如今一切計劃破，此夢遺留浪花節」

。此誠如章炳麟所許「吾友滔天子，俠烈氣高軒

」。武田範之之所許「本是名家子，劍書其所耽

：不平出至性；空期五百年。」願皆不如先生之

所謂「千金結客潭閒事，一笑逢君在此時。浪把

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氣是男兒」之低徊真切也。

豈是前身釋道安，過人不著鹿皮冠。

接羅澆酒科頭坐，祇作先生醉裏看。

題為「書贈山田君」，此當是贈山田良政之

弟山田純三郎者。山田良政，字子漁，日本弘前

人，國父亡命日本，良政往晤，大為國父崇

高之理想所感動！遂誓為東亞革命前途奮鬥，良

政術 國父命潛入惠州三多祝鄭士良之師，卒與清軍力戰以歿。國父謂「此為外國義士為中國共和犧牲者之第一人。」良政之弟純三郎，繼承兄志，仍追隨 國父革命，後在上海辦「江南正報」。詩中科頭箕踞，接羅漉酒，尚可想見革命黨人班荆道故，脫略形骸意態。

十萬貔貅馳騁地，那堪立馬幽燕？獨奴何處且留連，甌廬迷落照，狼穴鎖殘烟。收拾金甌還漢胤，重瞻舜日堯天。國旗三色最莊嚴，亂隨明月影，翻入白雲邊。

（臨江仙）

十萬橫磨如電閃，一霎入幽燕。揮落日，掃浮煙，烽火斷神州，血浪黃河遠。魏幕走羣狐，落葉西風捲。一個是千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萬里馳驅第一鞭。算不了鴟峙相持，漁父漫唾涎。

（油葫蘆）

是英雄自有英雄面，怕甚塵超組代庖，還他個一矢雙穿。人生一世幾年華，男兒六尺誰輕賤？精金百鍊，磨勵時賢；將軍三箭，恢復利權。便封豕長蛇，也不過再起羣龍戰。

（四門泥）

此雖題為「為林義順書詞」，款置「發初一兄大人屬書」，而實開國功成，先生酌酒自勞，

繼為自度腔之雄詞傑構。且此又實曲而非詞。按林義順，字發初，籍廣東之潮陽，而生於南洋之新加坡，少年怙恃，熱心新學，自號「思明州之少年」，傾心革命，自辦「閩南日報」，並衛總理命先後至庇能、仰光創設同盟分會。總理對外事件，十九委其辦理。義順以經營鳳梨膠致富，物望傾動一時，討袁事敗，黨人多往依之。後義順於二十四年聞華北之變，買棹返滬，卒咯血不起。自來詞人，如蘇東坡之「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羽扇綸巾談笑間，檣灰飛煙滅」，何嘗不激揚英發？但隨即不免於「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之悲涼！又如辛稼軒之「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韉，漢箭朝飛金僕姑」，何嘗不馳突雄快？然亦即有「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之感喟？更加陸渭南之「家住東吳近帝鄉，平生豪舉少年場，十千沽酒青樓上，百萬呼盧錦瑟旁」，何嘗不雅健欲流？而「君歸為報京華舊，一事無成兩鬢霜」，即復令人低徊不置！惟先生之「十萬貔貅馳騁地」，「十萬橫磨如電閃」，「是英雄自有英雄面」，乃開自來詞、曲中之新局。「收拾金甌還漢胤，重瞻舜日堯天」，「一個是千年老大無雙國，一個是萬里馳驅第一鞭」，「人生一世幾年華，男兒六尺誰輕賤」？「便封豕長蛇，也不過再起羣龍戰」，皆非蘇、辛、陸所能夢見？後來元曲諸賢，更無論已！故先生不獨為中華民國開國第一勳烈，亦實是馳驅詞曲壇坫之第一先鞭，信所謂「獨立雄無敵」也。

口吞三峽水，足踏萬方雲，茫茫天地闊，何處著吾身？

此為先生「癸丑亡命美洲太平洋舟中詩」。先生討袁事敗，離寧赴滬，旋即東渡日本。袁下令通緝二次革命首要，以先生為「首魁」，公然無所忌憚。七月先生由橫濱乘村瑤瑪露輪駛赴美，於航行太平洋途中賦詩寄慨。及抵檀香山，發表談話，謂「中華民國必須成爲一個名符其實的共和國：我們將繼續爲自由而奮鬥到底」，「此行務將袁氏罪狀，節節宣布，使皆知袁氏當國一日，即亂國一日」。旋至舊金山，「暫租一矮屋，自炊自讀，晨起，沿海濱岩石間取鮑魚，拾蚌蛤，新鮮可口」，稍得片刻閒暇。然先生流離在外，仍爲國脈之若存若亡憂，移居費城，尙日發聲討袁逆之電。稍後而雲南護國軍起矣。

太平洋上一孤舟，飽載民權與自由，愧我旅中無長物，好風吹送返神州。不盡蒼茫感，舟行東海東，千戈滿天地，何處托吾躬？

這是先生「由美洲歸國途中口占」。先生在美，力阻袁世凱代表借債。並轉道芝加哥、紐約公開演講，主張二次革命，以誅獨夫袁賊。後美政府卒下令停止借債之議，同時雲南護國軍亦起，先生由美返日，途中因賦七絕五絕以見志。先生在日與總理會，共謀討袁，旋陳其美被刺隕命，不半月而袁賊亦自致天誅。先生孤舟所載長物，皆民權與自由耳。「千戈滿天地，何處托吾躬？」與「茫茫天地闊，何處著吾身？」同一

感喟。顧此「吾躬」云云，乃國族之大我，非一己之七尺已也。或云日人田金作會謂，民國二年夏季，二次革命失敗，黃克強先生亡命日本，其所乘之靜岡丸，因須由上海轉香港而抵橫濱，在港時，長為香港海關人員及妄圖貪得懸賞之小人所賣，乃掩蔽先生重裘坐於冷凍室，此真有「何處托吾躬」之悲也。

滄海橫流漫幾洲，同羣誰與證盟鷗？而今濯足扶桑後，要到崑崙頂山頭。

題為「贈進藤先生」，此著受者姓氏，而不著名號，進藤先生為彼邦何許人，已不可考。然以「滄海橫流漫幾洲」味之，其時當在歐戰爆發之頃，以「而今濯足扶桑後」而言，其地當仍在日本，意或是先生自美返國經日時贈答之作。所謂「要到崑崙頂上頭」，先生討袁靖難飛之心，殊不減當年詠應時「一去渡滄海，高翔摩碧穹」之心跡意氣。

漠上風雲紀後先，中原光復信淒然，不知何處羨弘血，只賸遺編是昔年。

題為「題林奎烈士遺集」。林奎，亦曰林圭，湖南湘陰人，性任俠，為文多奇瑰磊落，甫弱冠，即散家財，廣結納，隱圖大舉。譚嗣同嘗許為造世英雄，戊戌後，走日本。先生與史堅如、蔡鍔、吳祿貞等共推林圭烈士為中國自立會自強軍中軍總統。同志大會於漢，欲於庚子八月起義，卒以事機不密，林圭烈士與唐才常烈士，同就義於武昌紫陽湖畔，時年二十六。當時開闢長江流域革命大舞台，以林烈士為首唱云。先生自嘆

「只賸遺編是昔年」，今則烈士遺編且復不可一觀，烈士勳烈，僅賴此篇之存耳，其淒絕復為何如！

莽蕩神州付劫灰，紅羊蒼狗不為媒，揮戈未必回沈日，薄海風雲動地來。

右題為「丙辰夏六月於日本席上和澀澤清淵翁」。丙辰為民國五年，先生以是年六月三日自美洲抵日本，袁世凱於六月六日天奪其魄，先生遂於七月八日由日歸國，暫居滬上。十月十日癸

西 笑 錄

難忘恩公

數年前，一個朋友生活上遭遇到困難，某君幫助他度過了難關。他對某君說：「你讓我此生難忘。」他果然沒有忘記某君。後來他又陷入困難，果然又找到某君。

心不在焉

保羅·白樂維曾三度任法國首相，堪稱心不在焉的魁首。據說他的私人汽車在等他時，他却僱計程車回家。當計程車司機問他的住址時，他却告訴了司機他的電話號碼。一次他在家等朋友來訪，有事要出去，他却在門上釘上一個紙兒，上面寫着——「白樂維十五分鐘後回來。」等自己回來時，看見門上的條子，他竟又坐在台階上等自己。

調虎離山

一對新婚夫婦剛在新房安居下來。一天早晨郵件中有兩張入場券，可以去看精彩的表演

疾，十月三十一日不起，得年四十四耳，此當是先生最後一首詩。「揮戈未必能沉日，薄海風雲蓋地來，」謂為直指二十年後之艱苦抗戰，或亦不為迷妄，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非耶？

先生之詩、詞、曲存者寥寥，願排比其本事，要仍可以概先生一生，英雄本色，信乎無不一出自然。今當先生百年冥壽，十萬橫磨，幽燕不遠，且願先生不獨精誠開國，亦能默相中興也。

張振玉輯

，但信上沒寫誰寄的。兩位新人一整天心中納悶，究竟誰寄的呢？

那天晚上表演得果然精彩。新婚夫婦兩口子到家時，發現結婚禮物全都不翼而飛。小偷留下了一個條子——「現在可知道了是誰寄給你倆的入場券了吧！」

安全第一

一個航空基地的新飛行學生接到他母親的一封信。上面寫着——乖兒子。千萬要小心。要記住：飛低一點，飛慢一點兒。

誰在撫養

史密斯特太太自己已然有三個小孩子要照顧，可是還要費心照顧鄰居的孩子皮利。在鄰居主婦會上，皮利的媽媽喋喋不休說她兒子沒有兄弟姊妹，很寂寞，是多麼喜歡在史密斯家玩耍。並且說：「我相信您不嫌他常常到你們家去吧。」

史密斯特太太很冷淡的回答說：「我只希望我這麼撫養他還合您的心意就好了。」